

文 學 叢 刊

荒

濤

田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荒

濤

田

有版權

荒

田濤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實價七角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集

共六十冊

魚汛	三月天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遭遇	隨糧代徵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宋樾	屈曲夫	田濤	李健吾	巴金	舒羣	金魁	白芸窗
江南曲	木廠	沉淵	投影集	囚綠記	霧及其它	夏蟲集	貝殼
詩集	長詩	戲劇	雜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王統照	鄒荻帆	林柯	唐弢	陸蠡	靳以	繆崇羣	莊瑞源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目錄

驛車上	一
離	二五
鬧	五二
荒	六三
穀	八三
隱	一〇五
暮靄	一一七
鄉村	一二七
分出後	一三五

騾車上

騾車離開村莊很遠了。

這是漆黑的嚴冬底雪夜，刮着猛烈的寒風，將車篷上的蓆角掀捲得飄蕩着，嗚的哭咽。車輪砍磕得水道轆轤的響。騾蹄鑿着冰地。白雪給狂厲的黑風旋捲着，撲打黑騾的臉，黑騾的耳朵在雪色下可以辨得出是倒措着。那雪風又撲在車夫喜三的臉上了。

喜三坐在車前盤上，兩條腿撻落下去，將有彈性的長竹桿鞭子舉在黑空裏，探着身子帶着幾分眷念似的心情正向後望着村莊。村莊的影子瀰漫着黑沉沉的霧氣，漆黑的帶出些恐怖的樹木，可以聽見給怒風猛刷出野獸嗚叫似的尖銳的聲調。車篷上底一塊破開的蓆角被風抓起，啪囉囉的拍着篷弓響。喜三轉回頭來，撫着臉，

感到全身的棉衣服都給狂風吹透了。

騾車不停息的向前進行，風不住的怒吼，天空上的星星都彷彿被凍得哆嗦着，閃爍着小眼睛。四週是空野，黑茫茫的沒有邊際。遙遠的霧沉沉的黑暗下，伏臥着黑洞洞的村落。廣闊的平原裏覆蒙着白皚皚的雪。

保鏢的老六團縮在車篷裏，貼着車箱的板壁，披着羊皮大襖，一隻手緊捏着車篷前掛着的布簾，抵抗着狂風的鼓蕩力，很害怕布簾給狂風衝開，透進寒冷的雪風來，另一隻手放下劍，也把皮帽放下來蓋住脖項和臉耳。外面除去那野獸鳴叫似的怒風的咆哮外，他再聽不見什麼。

『喂！喜三，把騾子趕快些呀！』老六在車篷裏喊叫。

可是坐在車前盤的喜三，兩個耳朵裏給風灌滿了呼呼聲，老六的話隔了一層布簾，又逆着風，他一點也沒有聽見。他儘管把鞭子橫放在車上，用腿壓住，將兩個袖筒口緊緊的互相吻對着，使牠們不露一點縫子，兩條幾乎凍僵了的手縮避在裏面。

他沒有羊皮大襖，全身的破棉衣服都像冰一樣的涼，那狂風一陣吹來，透進他的衣服裏，他便感到彷彿灌進了涼水似的，他將兩條麻木了的腿提到車盤上來像女人似的盤腿坐着，他把頭上那筒形的帽子拉下來，只露出一對眼睛，看見騾子在日雪上困難的爬動着，拖拉着這個風斗一樣的蓬隆車，很替這騾子擔憂，可憐。

『喂！喜三，老爺的病很重呢，把騾子哄快些吧！』

保鏢的老六打開了布簾，探出他那戴着皮帽的黑色頭顱來說。立刻他感到寒風刺扎着他底手和臉額。

『老爺的病是什麼病呀？可是他得體諒咱們這條長路哪！他自己也會坐着車去過一趟，走了一天才到，這次又刮着這麼大的狂風，至少也得一宵呀！沒有一宵的工夫，哼……』喜三有點喘氣的說：『老六，你看得老爺的病是什麼病？』喜三把脖子擰過來，看着老六笑。

老六將一片布簾遮住自己的臉，說：

『若是這個醫生不能看，老爺的病就……就……』他有些咕吧的說『就……就……就保不住了。』

迎面吹過來的狂風將他們的說話擠排得斷斷續續，喜三那戴着筒形帽子的腦袋像個黑粗柱似的出現在老六的眼睛裏。老六那皮帽子却像一隻飛鳥似的張着翅膀落在他底頭頂上。他那羊皮大襖在黑洞洞的車篷裏是看不清楚的。車篷上那塊蓆角又拍拍的拍了一陣。喜三看見騾子的頭顱晃搖了幾下，那風的力量幾乎就把這騾車阻礙得走不動了，他想起老爺躺在炕上病着，一羣親友們圍攏着他。喜三就彷彿感到老爺的靈魂跟來了，看見了老爺那枯老多皺的黃臉皮在空中飄浮着。不由得他伸出手來舉起了那有彈性的大鞭子在空中旋輪着，彷彿想將面前出現的老爺那張黃面孔的幻象抽破，啪啦一聲，一鞭抽在騾子上，騾子揚揚頭，揩起耳朵，彷彿是看着喜三的鞭子，立刻就加緊了幾步，車輪急忙的在雪道上旋轉。

『喜三，你看看三星子什麼時候了？』

喜三又探出頭去向天空尋望。

『半夜都過了。咱村地棚裏那些紡線的娘兒們一定散了，』他把大鞭又橫放在車前盤，用腿壓住，擰回頭來又說：『若是碰見一隻狼來怎麼着牠呀？』

老六在車裏摸着了劍柄，捏得緊緊的，把頭探在喜三的面前，他們都可以互相看見了各個人的眼睛黑亮的光。

『一隻狼就是五隻狼來了我也有方法的。』

『你歡喜保護醫生嗎？』

『老爺的命令，我怎敢不歡喜！』他親到喜三的面前說：『但是我最歡喜老爺那個姑娘呢！』

風幾乎就將他的話刮了去，喜三的耳朵剛剛把這句話聽完，耳邊的風就又猛烈的送來了，刷着這篷弓和蓆面嗚嗚的叫。一些沙粒似的雪給風捲起撞着他們的臉額，這從塞北刮來的寒風，幾乎將他們的呼吸窒息了。

喜三的兩排牙齒忙碌的互擊着，得得的響。

『老六，我沒有皮襖，快凍死我了！』

『裏面來，喜三，裏面來落下車簾。』

喜三搬動着冰冷麻木的身軀，像個臨入蟄時候的青蛙似的不靈活，當他進了車篷以後，他那打抖的手匆忙的捏住布簾，綁着布簾上的小帶，沒有寒風吹他了，却只聽見外面呼呼在叫。

『但是，喜三，你不留條縫兒趕騾子嗎？』

喜三不理他，只顧將布簾上的小帶完全繫住了，他感到有些溫暖，尤其是他挨近老六身邊那皮襖上的長毛，原來這廣漠寒冷的世界裏，也居然有着這麼享福的地方，他聽着車篷外面那狂叫的怒風，他開始感到人生孤單的恐怖了。幸虧有一個老六同他作伴，不然他恐怕早已給世界上的荒漠裏的鬼風所脅迫死了。這時候他覺得世界上唯一能夠安慰他心的人只有老六。在素日裏他時常聽老六講故事。老

六那種母親一般慈誠的態度，講起故事來有着一種使任何人都能服服貼貼像孩子一般的靜下心來陶醉在他的說故事裏的魔力。喜三會聽過他講那唐僧取經。各種神仙鬼妖的故事，也聽過他講保鏢親身遇險的種種經歷。每一個故事裏的人物，都活躍着跳在他的印象裏，他永遠也不能忘掉。

「喜三，看着騾子可別走錯了路呀？」

「騾子走過這條路，牠不會走錯囉。」

「雪都埋掩了道路呢！」

「不，老六，騾子的記性比人強，只要牠走過一遍，牠一定不會忘記。老六，你怕騾子迷了路嗎？」

喜三把凍麻了的手伸進老六的皮襖裏。黑洞洞的車篷裏，除了聽得風聲外，車篷上的簾角不住的啪囉囉的響。

「喜三，你還不娶媳婦嗎？」老六把劍壓在腿下，又用着他講故事慣常用的聲

調給喜三說：『你已經三十多了，再待不了幾年頭髮就發了白，喂，喜三，你倒底娶了媳婦嗎？』

『沒有。』

喜三用着遲疑顫慄的聲音回答。他明明對老六說了一個天大的謊。他最害怕提起了女人，彷彿女人對他是侮辱的東西。尤其是關於他本身的事。每當有人問起他的事，他便臉紅起來，他總是回答『沒有。』他出來給這家老爺當車夫，是完全因為討厭他的女人而出來的。從九歲的時候，父母就代給他娶了親，從那時候他懷上了厭惡女人的心。他是從魔鬼一般可怕的女人懷抱裏逃脫出來的男人。他看見了女人就躲避起來，她在他心上是可怕的東西，彷彿對於他的生命有危險性。他避開了妻子對他肉體上的非難，已經有十多年了。十多年的光景裏，他爲了逃開女人而在外面終年躡着作工的生活。在老爺家裏當車夫，伴侶們都懷戀着老爺那個美麗的女兒，只有喜三從來沒來看過她一眼。她雖然也時常坐着喜三趕的騾車走親，赴

廟會，喜三總是低着頭，拿了鞭子隨在騾車旁邊的小徑上走。他不曉得老爺的女兒是如何的美麗，她的面龐是圓是長，腳裏得是瘦是肥，從來沒有在他的心中留下明顯的印象。

『喜三。你不覺得老爺的女兒可愛嗎？她坐你的騾車，走過那荒山和草原，她沒有給你談過一句話嗎？』

老六把嘴唇幾乎就吻着喜三那筒形帽子了，彷彿他恐怕這話音傳出去給狂風襲奪了去送進病倒在炕上老爺的耳朵裏。

喜三照例的臉熱了，滿嘴不知回答些什麼好，嚙嚙似的說：

『那裏不，不……老六，開玩笑……還是說一節西遊記比這個有趣味……』

喜三在黑暗裏從老六的皮襖裏拔出溫暖了的手來，慢慢的將筒帽捲上去，露出臉和耳朵來。他頭上又感到一陣熱烘烘的，燃燒着害羞的火燄。

『喜三，你當真不歡喜女人嗎？哈哈，你聽着我給你說個女人的故事吧！——好

好的看着騾子走。』

喜三雖然對於女人討厭，但是他最歡喜聽故事，而尤其是老六那慈母一般的態度，講出來的那樣引他入神的故事他最歡喜聽。彷彿故事中的女人對於他的貞潔並沒有一點沾污和損傷。

狂風還不住的鼓蕩着車簾，怒吼着，那些雪粒刷着篷簾沙沙的響。這些聲音對於夜的黑暗和恐怖更增加了力量。騾子在雪地上爬着，拖着這車走。喜三摸着了大鞭，伸出手去熟習的抽打了兩鞭，騾子加快了幾步，篷車的圓輪緊忙的向前旋轉。老六從皮裏衣袋裏摸出兩支煙來，給喜三一支。他劃着一根火柴，立刻弧形的車篷裏亮了，瞧見了老六那個飛鳥一樣的黑皮帽戴在頭顱上，寬肥的一臉強蠻似的黑肉，兩個發光的眼睛很表露出他的威凌，有武功的人。身上披着厚羊皮襖，油沾沾的並沒有布面，彷彿古廟裏一座老佛爺的泥像穿的那種肥大的古氣衣服。喜三滿臉希望的微笑，他頭上那頂尼姑似的挽捲着邊緣的帽子，箍貼到眼眉那裏，穿着破爛骯

髒的棉襖棉褲。他把大鞭放下，用腿壓住。他們都燃着了煙，火柴熄滅了，車裏又給黑暗統治着，只有兩顆煙火頭點在他們的嘴唇上不時的閃亮。

老六連連吸了幾口煙，又聽了一會外面狂風的咆哮，就開始講他的故事了：

『聽着，喜三！這是個最有趣味的女人故事。』

老六說完這句話，他嘴唇上的煙頭火點又閃亮了一下，吸了一口長氣。這時候，喜三立刻回憶起老六曾講過的那個上山打柴人，在洞中修仙，因倦悶而抽起煙來，犯了神戒，在靈堂上受了神的罪刑。他心上不禁打一個寒噤。這個黑洞洞的車篷裏，和那山洞有什麼分別呢？尤其在刮着這樣的鬼氣的黑風，四野是荒涼的雪原，不久也要經過山路呢！彷彿有些陰險的恐怖，緊壓着他的心了。他手裏拿着的那枝煙已經燃下半截了。

『那是個黑夜，也刮着這樣大的風雪，』老六開始講了：『一個在外面作了二十年活的老長工，揹着一個行李，向回家的路上走去。他有二十年不回家了。他家裏

有父母，妻子，一個小孩。他出來的時候，他的妻子是挺漂亮的，年方二十來歲，有豐厚烏黑的頭髮，裹得三寸的小腳，小臉蛋像蘋果一樣鮮嫩光明。那個孩子吃得一身肥白肉，人們都說他真好看，真好看，誰都歡喜抱他親吻他的小嘴唇。老長工揩着那捆行李在雪路上走，就像在我們這時候的黑夜，四週又沒有一個村莊，面前却是一座高山屹立着了。只有他孤單的一個人，逆了風，揩着那個沉重的行李，風來的阻力更大。他既然恐怕滑倒在山道的冰石上摔斷了他的骨頭，他又害怕餓狼來咬住他的腿。雪蓋遮着一切，他又尋不到一根木條作預防的武器，最後他在衣袋裏裝滿了小石子，預備擲打狼。他就又抗着寒風向前走，風將他的手吹開許多裂口，他底鼻子耳朵和臉幾乎就凍硬了，又沒有戴着帽子，只有他那兩隻運動着的腿似乎有點溫暖的感覺。喂！喜三，看着騾子別走錯了路呀？你可打牠兩鞭哪！今夜還得趕到醫生那裏呢！

『騾子走不錯路，快往下說吧！今夜一定趕到的。』

老六吸了一口煙，聽聽外面的風吼叫的聲音似乎小了些，車篷的一塊蓆角已經不再啪囉囉的拍打篷弓了。驟蹄和車輪砍在冰地上的響聲聽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彷彿也都給風刮去了。

『……那老長工在風雪的黑夜山道上走着，走着，衣袋裏的石子墜得他的袋子很沉重，時常靠打他的身體。但是他不感覺了，他的身子完全麻木了，只有他的腿還感覺到那麼邁動。於是就想起了他二十年前的妻子來。二十年到現在，他四十多了，因為終年為衣食憂愁，他非常蒼老，鬚鬚叢生出來已經很長了。那風刮起他的鬚鬚搔抓他的臉，眼皮，彷彿是風的爪甲似的。他二十年用汗血所掙來的身價完全藏在行李捆裏，一共是二百五十塊錢。他想：如果他這二百五十塊錢給妻子看見，一定歡喜得流出眼淚來。因為他出來是完全為了給妻子孩子父母掙錢的。他想：如果從山坡雪堆後頭跑出一個強盜來，把他這捆行李劫去，那就糟了。他揩着那捆行李祈禱着，狼別來呀，強盜別來呀！可是那風是真的來了，一陣比一陣大，一陣比一陣黑，他